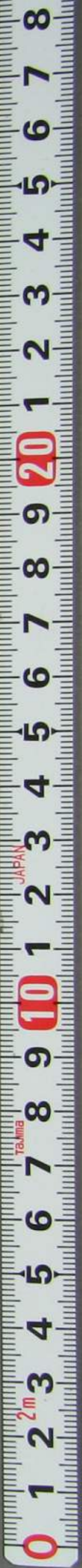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23



門 20  
號 2956  
卷 23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二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吳欽章含文參閣

姜中丞奏疏

疏

姜洪

陳言疏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路三年于茲無一言裨益  
時政無一言上答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補

選輯



過夙夜不寧不幸先帝奄弃萬國哀號遠聞皇  
上紹履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  
以忠見逐卽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  
各斥貶李孜省等左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謫戍遠方  
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  
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弃毀珍  
玩禁造寺觀罷省貢獻此皆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  
望更化已久而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爲難四方聞  
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爲聖明天子出焉

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喜不能勝豈敢  
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盡忠之道謹奏八事仰贊  
聖明贛陋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幸察  
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  
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  
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  
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  
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旣差矣摹之于  
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

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爲所溺，則不得其正焉。皇上卽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色貨利，易十溺志，異端讒諂，易于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爲其所雜也。伏望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道心爲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理昭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

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爲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爲治，鑒古爲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于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修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爲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兼旬累

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進學問之功。求爲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皇上聰明睿哲。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其節要有關至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方退。又當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

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深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廟卽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諒陰之後。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古帝王皆以從諫爲首務也。我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旣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掇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仗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旨

往往批撻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爲讒。上下之情不通久矣。皇上卽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國家之福。非人臣之利也。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皇上夙明。恐人言攻擊。欲先

以箝人口也。伏望皇上鑒履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折廷諍。至于大小群臣。有事亦當召對。經筵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僚震悚。庶政允釐矣。

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于朝。則奸黨息。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于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

以致政事之康也。伏觀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為邪黨，尸祿曠官，曾無寸補。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憲章、行人司副莊昶、僉事章懋、評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

正。御史強珍、徐康，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讓、蕭顯、賀

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

勇敢言，直節可取。武臣則指揮同知許寧、廉能、銳勇，

軍民推服。至于在位之臣，稱及內臣亦宮府一体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官臣，

之義也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

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少

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為三公

六卿，或處臺諫講官，則文武得人，政事修舉。皇上

可以端拱無爲而天下治矣。

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充掖庭。婦除之事。傳官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特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田令孜仇士良之亡唐。童貫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鑑也。大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擎拳曲。聽爲敬。不顧人君社稷爲重。惟事逢迎奉順爲悅。故仇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以爲天子不可令閑。常以奢靡娛其耳目。日新月盛。無暇更

知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弗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誤國。皆祖其術。噫。愚弄人主。盜竊威權。彼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我太祖高皇帝深鑒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局。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供奉之事。未有干預朝廷之政也。近年壹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衣玉帶。視爲常服。各位之濫



莫此爲甚。然君側之人，衆所忌畏，恃執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喜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地。幸賴皇上明聖，尋皆貶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可干預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願加裁抑。在京倉庫、艸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皆非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皇上退朝，惟以書史自娛，莊嚴自持。

勿與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

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爲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迴生歿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依倣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修練之術，以文奸僞，皆欺世誣民，充塞仁義，斲我彝倫，爲世大蠹，庶民庸愚，信其欺誑，猶爲不可。况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

皆其所主。豈有求媚鬼神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  
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享年永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  
佛道始盛。天下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  
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創  
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  
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富庶  
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相勝。不論財力。  
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  
真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怪誕之人。皆冒濫賞賜。恩

幸無比。去歲靈濟宮修造甫畢。今歲永昌寺營建又  
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  
年水旱災異。百姓飢凍流離。先帝尋亦晏駕。皆  
皇上之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皇上  
近將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退。可謂聖  
明所爲。出于尋常萬萬。然不去其蠹。不拔其根。其害  
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  
羣疑。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邪僞。若以嗣位  
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修

寺觀使自銷鑠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敝至而始正矣

七日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明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太廟或供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不急之物篩簸板枋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為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木犀

龍衣宜獨據駟傳并隱商課而延途害人又論二船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船少者七八號多者

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滿載私貨附搭閑人往往將貢物遲誤褻瀆每起貢船發行舳舻先後相接撐夫挽卒晝夜喧呼南北往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殫矣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恩也伏望皇上

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後軍器段疋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大常寺等衙門的當官員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等類。每年蘆溝等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藤篾油漆等項。北方所無。仍令南京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住坐輪班各色人匠。無下數萬。着令依式製造。尤爲近便。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府。每年進奉梨栗等物。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此觀之。則內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

八曰慎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于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下之大。而久享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晷不遑暇食。咸和萬民。二聖君者。治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如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躋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釁。唐明皇焚珠玉錦綉。躬履節儉。而末年信讒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寶之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

所為。比其他奢侈之君。始又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世笑。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美。初節之難。而能保晚節為尤難。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初升。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唐虞三代之治。復見于今日矣。若少有怠忽。則物欲抵隙。小人乘間。事類相激。弊端益甚。然皇上明見始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不敢不慮于未然也。伏望念負荷之重。知保守之難。兢兢業業。日甚一日。虛心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忽怠。不以盛治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范 奏疏

疏

范 珠

修政弭災疏略 弭災

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夫後世官

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效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  
 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太祖  
 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  
 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  
 望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旅入旅  
 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或滿考  
 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  
 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斤齋  
 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韓愈之諫佛骨者乎貢獻果

如此者每得京卿士何由勸

濫有如溫造之劾李佑者乎奸佞果盛有如朱雲之  
 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委于時勢萬一事  
 關國家憂係社稷亦將如是而默默耶是蓋上有納  
 言之君下無敢言之臣頽靡至此可為太息臣請勅  
 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  
 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執利難奪足以建事  
 功有學識則冒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  
 由斯二者而徒拘于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晏嬰  
 斐度之賢亦為今之弃人矣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

各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

今言官每云各修職業弗一務多言不知言官舍言而外又有何哉業耶

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

徒設然選用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

往時言者稍侵權貴輕則箠楚之加重則狴犴之入

甚者遷謫遐荒冤歿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

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

德臣伏望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于得

人言必貴于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

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奸慝不去忠賢不進刑

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外

夷不服乞將臣戮于市曹以正今妄言之罪

一復耆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

人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

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為士庶之屬望雖年當

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耆舊亦以愛惜人才也

臣訪得更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

夏瑱高明李侃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謗而解

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視其謀猷設施。果超出于流輩，果無媿于古人。但聞其命下之日，趣裝卽歸，略不顧惜，弃捐華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末景于桑榆，負厚顏于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慙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強自支持，乞哀權貴，冀復容留者，膏壤懸絕，况各官猶皆強健，未卽衰疴，士林仰慕，時論攸歸，名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暗投。臣伏望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舉擢之無遺才也。

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緯。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戒勅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秘而不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我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奸諛，無從爲訛。往時



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遏情亦淡洽萬一

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官得以抗言

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羣下曠矐瘖瘡面牆而

人言

此必明知奉措以此掩塞

立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閑已發于四方

是非獨蔽于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操

牘執翰之徒未嘗言已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則

朝廷必無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

傳報莫解其由將恐小人乘此為壅蔽之計肆奸罔

之奸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

今後凡遇內降旨意悉聽各衙門官吏于午門前

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臣至正之道不為瑣屑

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化理之一端

也

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民所以安

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聲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

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郎官出宰百里苟非

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

載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

目除授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弊。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糧爲能事。以奉承上官爲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送迎之遠邇。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營私。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翁之教化。陽城之撫字。輕不免于罵詈。重莫逃于箠楚。每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于方面府正之一言。其問善于

奉承者。貪墨指爲公清。暴虐稱爲平恕。失於阿附者。髮鬚微白。卽目爲老疾。錢穀少負。遂排爲罷軟。部院旣云揀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責。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爲吏。或長子孫。更久于官。則人情不苟。官久于事。則化理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爲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爲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

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耄而免。繼乙者龍鍾益甚。恐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 陛下痛懲此弊。特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著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則褒旌之。恐後若民窮盜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賍濫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煩。奠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送迎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于今日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三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上木 李 雯舒章

編輯

朱 積早服叅閱

凌谿先生集

序

朱應登

送馬民部先生凱旋序

凱旋

川蜀久罹鴟賊之患其大者雖以次削平而負固者故自若也有廖鴟者尤機警嘗以孤軍嬰我師四面

受敵卒冒圍而出奮臂大呼萬眾響應執政者厭士馬罷苦議欲撫之卽謾言曰聽撫然出入猶騎乘持戟夜臥不解甲見尊官特倨傲無狀其實非聽撫也問其所如謾言曰願得安插臨江市縣爲築蓋廬室皆給薪菜塩豉炊食器臨江人苦之不與地其實不欲得臨江市也會朝廷憫念總制尙書洪公勸勤不欲久暴于外乃命令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彭公代之戶部主事馬君負圖則又以彭公之薦約金幣給餽餉從事軍中君本洮人雖起家進士尤閑

邊略獻謀畫策往往奇中故彭公特深委任焉正德癸酉春始率榆林洮岷諸鎮官軍三千人發褒斜踰保寧出劍門關聯山絡谷猖狎並進適廖黨亦至自臨江市相持于漢綿之間始猶驅所掠羸稚與新附者爲陳我師獲俘甚多度弗勝迺盡出其所謂老酒者與戰旣又弗勝遂拔營而去越三日復大戰于綿州諸將士氣益倍無不以一當百殺傷蹂踐十喪其九而廖鵠亦斃于群賊我師無傷焉先是彭公之初入蜀也議者皆云蜀道險惡諸鵠出入谿谷捷如猿

獠師不得遽進。雖進亦罔有功。眾言朋興。牢不可破。  
官。兵。縱。賊。利。其。金。錢。以。為。長。策。  
 諸士兵又利賊遺金。每追及賊。得金輒委去。蜀父老  
 亦患苦。且以大師之不為厲已也。公密用君計。排群  
 議。以往。首與諸將士約曰。無卻進。無拾遺。無有獲而  
 不復。否則戮無赦。故諸將士奮勇先登。所過雖金。貫  
 被地。皆莫敢顧。竟以有功。夫謂其克之難者。姑息勝  
 也。謂將士之不能用命者。没于賂遺也。今君之佐彭  
 公也。令嚴而有義。志斷而能果。使諸所為將士者。進  
 亦死。退亦死。進未必死。而有功。退而死。則身殄而名

滅。故人人自奮如此。乃知古之善將將者。必出于有  
 斷。然後能勝。然斷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  
 為。非優柔牽制之士所及也。詩曰。君子如怒。俾民心  
 闕。彭公以之。又曰。誅誅征夫。每懷靡及。馬君有焉。夏  
 五月。凱還入漢南。巡撫大都憲藍公。命應登為文。餞  
 之。應登謂君之功烈。行且有功。宗記之。太史書之。如  
 應登何足云。然巡撫公之命。不可違也。乃書其梗概  
 以為序云。

賀憲長來先生漢南平盜班師叙

平盜

皇帝既踐祚之四年，承孝皇考豐亨豫大之後，民佚以康，崇極而北。於時蜀有巨寇曰藍廷瑞，鄆本恕者，始用父子兄弟相羽翼，爲暴亂。自後群盜煽集，黨與萬人，保寧而北，施于漢南，阻山負谷，險不可嬰，恣意殺掠，行道皆梗。兩省官寮議曰：川陝重地也，不當有盜賊。茲蠢不靖，悖撓天常，吾等守臣不聞，更復奚待。亟馳奏之。會有詔切責職吏，跡捕甚急，廼以巡撫大臣特寄師旅，蜀以西。都憲高公主之，陝以南。都憲藍公主之。總制其師，則今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兼都

察院左都御史洪公也。維我憲長來，君伯詔，則又以二三大臣之請，奉命紀功，用事軍門。凡芻糧供億之費，轉戰調發之謀，靡事不任。宣勞爲多焉。我師既集，僉曰：姑論之降，俾母于天刑。廼六年夏六月，本恕自率其魁三十餘人，皆一時有名字附和者，徑趨我壁。免胄首觸地曰：願伏辜。然其心實來覘我師虛實，欲來降而擒斬之恐非所以示後闖其緩，以肆不逞。君既覺，率衆擒之。奏聞戮于市。傳首湖南。繇是其黨益震駭，作虛聲自庇。君乘間密請於洪公曰：無及於變，而勦民將焉用之。怒其叛而哀

其愚仁者之師也。叛而討之，服而許之，德刑成矣。故洪公用君議，卒下招撫之令。七年春二月，江津之盜曰曹甫者，衆號萬人，亦藍黨也。聞君威名，遂率衆渡河，詣溪中聽撫。然猶惧誅，復回保寧。君乃挺身卽其壘，諭以利害。曰：順成爲臧，逆爲否。汝尚自擇便利。朝廷豈盡汝戮邪？卽汝不解，行且夾攻汝矣。夫鳥巢于幕，魚游于鼎，豈久安之道邪？甫用是感泣下馬羅拜。各散去。不難于賊降難于解散。○是年三月，朝廷用洪公薦，特進君按察使，仍往來督軍。六月，君迺再

入保寧，指授方略，以戢以討。有忤必劉，有降必釋。故所至克捷，而投戈解甲之士，日以數千計。七月十五日，全師凱歸。我無傷焉。明日告成於學，燕賚有差。漢中兵備副使邊君本一，謂今日之奏功，雖一人之慶，二三股肱大臣協和之休，而我憲長君宣勞任事，尤不可少也。屬予爲文賀之。應登曰：夫兵者古以禁暴懲亂，非聖人之得已也。獨怪夫世之喜談兵者，睹事扼腕，奮不顧生。若無能當，然一旦大敵在前，則首鼠兩端，慄慄如墜淵，并其所談者而忘之矣。今憲長來



君生平如儒夫，口不能道辭，迺至臨利害，矢心殫力，三年不携家，彎弧挾槊，與士卒同坐起，用成仁義之師，其對賊數語，萬鈞為摧，何慷慨也。豈非斷之以義哉。夫惟斷之以義，則君臣之分明，而臣子之職盡矣。彼褒顯有功，固明天子之所有事，非君之所敢望也。因書以為賀。

蒙化左氏家譜序

左氏家譜

蒙化之左氏，以土官世其家，其先育世奴進者，唐貞觀間耕于蒙巍山之下，所居成聚，遂得蒙舍詔，後與

此蓋六詔之先也

諸酋長祭天，有異徵，人心歸之，再封為雲南詔，已而破吐蕃，奉朝請，遂有六詔之地焉。左氏之昌邏，其肇基也。邏之後五傳而至鳳閣異，由異以後譜逸而中微矣。元有青羅者，始復其業，仕為順寧府同知，尋易府為蒙化州。高皇帝兵取雲南，青羅之子禾首內附奉職，得領九部部落，頃之，元孽高添惠叛，禾率其部落人為先登，既有功，迺又招集亡散而歸之農也。因進蒙化州判官，迺又以貢職詣闕庭也。因再進為知州，禾仕既勳，傳之伽如禾官，伽逮事累朝，用命無

替當其靖寇亂從調遣蒙犯險阻斬將擐旗宣勞效忠視木有加焉正統初伽從征麓川邊餉告急廼効卜式之義輸粟入永昌軍得進府同知州猶夫前也無何麓川餘黨復熾伽奮出爲之赴戰斬級獨多卒以麓川功進秩知府州猶夫前也會朝廷錄遠臣之勞再陞州爲府復以伽涖焉故伽以後皆爲蒙化知府矣伽之子剛未襲而蚤世貽子琳瑛琳亦未襲而蚤世且無胤也遂以瑛紹焉瑛遭際承平無大戰功然能謹身率先樸誠盡下能以其餘力禦寇盜

爲民蔽障循行諸寨中不以爲勞也竟以勞坐寒疾死子銘嗣其官招徠綏輯境內無盜憂其奉職循理猶夫瑛也積之十年不以勞言竟亦以勞致疾死矣銘傳之今守禎正德乙亥春余以拔士至蒙禎廼再拜請曰禎不德遭家弗造先大夫旣逝家廟燬于火惟幸世牒僅存又惧其久而隳而氏族淆也無以繫屬先緒敢乞一言叙之余廼語之曰昔先王賜姓名氏所以昭祖考係宗族別嫌疑定親疎而人道于此乎繇焉故導水者知其源辨塗者知其脉皆可以易

知也。今天下晏謚，百有餘年，縉紳之家，惇尚彝理，緝譜牒以原人倫，餘風所被，遐邇同好，豈非仁義之化哉。然譜者先民準史而作也，史以章往，非以繩往也，所以戒乎今也。譜以明祖考，故自我不書，蓋觀祖考者，可以自考焉。禎世滋土，信能忠貞，致主勉修，其先人之業，俾弗墜，斯傳世久遠矣。何有于陵夷衰微也。

贈郡倅盧君治水成功序

寶應河

寶應江淮間一要衝也。湖水渟滂，長隄委屬，南接秦郵，甃湖匯焉。布護漫汗，不可殫紀。北入于淮，則淮水所經也。夏潦時至，徐泗之水，挾河流而東入淮，淮不能容，勢益怒，且汨而南行。故瀦者日以溢焉。隄故有斗門，凡十橋，橋絕馳道，水溢則東注之海，分渠灌民田。田皆漑，可得百萬餘頃，爲政者時其蓄泄，啓閉之節，則漕寡不運之舟，農鮮不沃之利，倉廩無不積之儲，商舶靡不通之貨，是故東南之具區也。正德丁丑夏六月，隄圯于水，水來漂沒，溺其人民，蕩覆廬舍數十里，壞官民舟亦數百艘。自丁丑達己卯，又二歲，復

大水歲因以不登，于是上下始怵怵然告急矣。經撫大都憲臧公疏于朝，亟請發內帑治之事。下有司議會都水郎中蔣君以職涖是邦，祇載厥事，而郡倅廬君廷哲定董其役。經始相成，有專職焉。廼發淮揚軍民築土障閘，以丁計者三千五百，括諸府庫及鈔關所貯錢充其費，以錒計者七萬，日給粟以斛計者萬有奇，監工官自百戶而下，以員計者二十五，雇民以名計者百，廼伐石于鄰境之山，而致者匪難。廼附土于經行之舟，而運者不匱。廼陶甃于寬闊之

者，寢廣廼捷木于窪泗之曲，而梓人獻材，百工旣和，交臂受事。旣六閱月，大功始就焉。於是潰者以湮，圯者以興，隘者以廣，而激者湍者盪，嚙者以安。于是居者以嬉，行者以游，負者以息，而耕者芻者芟，牧者樹藝者以蕃。邑之士大夫長者，積患之餘，拭觀茲美，且欣盧君之績有成也。徵予言贈之，應登郡人也。其欣戚之情，視衆鈞焉。廼作而歎曰：甚哉水之羨溢爲患也！其所從來者舊矣。昔禹抑洪水，漢塞宣防，而史氏必書紀成功也。下此則西門豹鑿鄴河之流，鄴父

老以爲賢君。召信臣浚南陽之渠。百姓號之召父。是皆爲民興利者焉。夫爲民興利者。固民之所與也。今盧君起明經之家。而叅郡牧之司。出環堵之室。而任斯民之重。始遂遂若不能。一旦臨大患。興大役。以身膺之。順運安行。不動氣貌。無惴恐以爲之先。無德色以爲之後。考其所施。而程其所至。豈豹與信臣可相軒輊邪。卽二子之功。在于開溝瀆。利漑田也。已。未聞其能通挽漕之艘。建國家之利。兼而有之也。故比事考成。在盧君尤多。而吾民之德之也。視鄴與南陽民。當益倍之。何古今人之相遠哉。然則盧君之名。且與茲隄永久矣。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抑安知後之視今。寧謂余言之非蔽芾也。

贈少司馬荆山王公隨駕南征序

武廟南征

聖天子臨御之十四年。夏六月。寧服不恭。肆行稱亂。廼親帥六師討之。今少司馬荆山王公。以職在軍旅。當行。已而罪人旣得。次于金陵。錄諸將吏功。諸官屬陷賊中者。論罪有差。築京觀而歸矣。公復侍從以歸。凡留司諸公卿百僚。謂公宣謀帷幄。克清大憝。炳先

幾而無智名，抑末疆而無勇功，休名楙矣。咸見稱述，被之詩歌，御史中丞叢公謂應登宜有言，應登江淮鄙人也，竊伏草野，不臻于當世之務，敢借周為喻，以諷諸執事者，可乎。迺稽首再拜而言曰：昔周都鎬京，東國為洛成，王嘗一至焉。至于百工從行，其教詔之者無它，惟日記功宗作元祀耳。夫成王至洛，何為哉？曰：配天祀神，自時中乂者是已。其報功之典，歸即舉之。曰：秬鬯命寧明禮休享者是已。且自周徂洛遠狩也，而一至其地，褒功行賞，末舉也。而亟先圖之者，何

哉。蓋宅洛所以紹先德，褒賞所以勸有功。斯二者，繼體守成之要道也。事有曠世而同軌者，盍於今天

子觀之。夫金陵我聖祖定鼎之地也。自京師視之

不猶鎬京之有洛邑乎。列聖嗣統垂拱而治，其在今

日則四征弗庭之時也。不當一至其地乎。成王在洛

舉祀發政而已。豈有張皇六師，削平家難，其功如今

日之偉者乎。周之記功，有功于治洛之事者耳。豈有

躬服行枚，轉給軍餉，其事如今日之勞者乎。聖天

子德配堯舜，功邁湯武，不當以周成言也。至于侍從

武廟親征在廷皆爭之故其序巡金陵立言

有體

之臣將事服義者其於十亂豈多讓乎夫記功之有  
 鉅鬯以周公爲之宗者誅管蔡以安社稷耳今諸臣  
 之在行者皆誅管蔡以安社稷者也而司馬公其最  
 也。聖天子信賞必罰褒功勸勞之典抑豈後於周  
 乎夫褒功勸勞固非臣子之所敢知也至於誅叛逆  
 以懲不恪正紀綱以示無携者則聖天子今日之  
 歸之所有事也而昭美弼違者公之責也周官曰歸  
 于宗周董正治官言其外壤畢而內治修也今日之  
 事愚安能無屬望于公平

卷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四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夏允彝璵公

楊澄清通侯叅閱

蔣文定公湘臯集

疏揭

蔣冕

乞取回劉允及停止張玉不差題本

停差內官

臣某等竊見天下賦稅歲入有常而國用日增無有  
 限制雖年穀豐登尚難支持一遇荒歉尤爲狼狽况

今虜患未寧軍需糧草在在缺乏太倉每歲解去各邊銀兩每不足以供一歲官軍之用所賴以接濟者惟有鹽課一事然往日開中鹽引如正德十年則開中正德元年以前課額今各處運司該年正課俱已開中盡絕凡有奏請開中多是預先支給鹽法因此大壞猝有邊警召募客商多不上納邊方既無以仰給又不免動支太倉銀兩助買支應蓋因公差人員成化中此弊已盛奏討引目數多本等客商守支艱難以致如此夫以太倉有限銀兩既不足以給緩急之需鹽課成法又

日益廢壞無以接濟邊用萬一復報有重大聲息勢須多用糧草不知朝廷將何處之近該司設監太監劉允差往烏思藏齋送番供等物奏討長蘆運司見鹽一萬引兩淮運司見鹽六萬引其跟隨人役多有挾勢謀利之徒往往該支一萬引或夾帶至八九萬引以此載鹽船隻填滿河道南北官民商旅舟楫一切阻塞不容往來其所用拽船人夫多至二三千名威勢逼迫役及婦人所過之處怨聲載道非惟有壞鹽法抑恐激成他變臣等實切憂之夫人君之所



當敬者惟天與 祖宗而已 列聖以來每于郊廟

之祭必竭誠備物以盡報本追遠之道所以天心悅

豫 祖宗來格災害不生福祥駢集具有明徵初非

以奉事西佛西番僧者即彼中頭目耳而然也乃若烏思藏者西番化外之教

其徒飲酒食肉不知戒律又釋氏之所恥言者祖宗立法王等號因其俗以羈縻之非奉佛也 聖

明在上正宜申嚴禁戒遠斥其人豈宜崇信其說遣

使送供浪費國計而貽生民之害也再照陝西延綏

甘肅等處連年災傷米穀薄收人多飢饉加以去年

虜賊深入搶掠又有回賊屢年作耗瘡痍之民尚未

甦息地方十分艱苦錢糧十分窘乏彼處布政司等

官計無所出具本奏請通融議處又乞賑濟方患無

以應之今該司禮監傳奉 聖旨差御馬監太監張

玉前去彼處造辦應貢各樣土宜物件其合用錢糧

茶品等項欲令陝西鎮巡都布按三司等官及甘肅

地方官員計處交與張玉置辦凡百大小事情悉聽

張玉便宜處治所在大小衙門毋得違阻令臣等備

以此意撰寫勅書臣等躊躇累月未敢仰承 聖意

緣前項地方兵荒貧窘民不聊生若令措辦錢糧取

之于官則庫藏匱乏取之于民則田野空虛所在大小衙門官員雖欲欽奉詔旨無得違阻而公私匱竭無從出辦儻或嚴刑峻法剝民膏脂有所不顧竊恐事極變生民窮盜起勢所必至將來意外之患有不

可勝言者矣仰惟

聖明在上神武聰明愛民如子

切切以保安地方爲念今忽欲有此舉臣等竊意

聖慮一時偶有未及實亦臣等不能開陳之罪也况

甘肅切近土魯番諸夷日夜窺伺欲爲邊患設若內

地盜起彼必乘机寇邊地方安危關係非小至于便

宜處治惟軍机重務得以行之尋常公幹豈可援此

爲例此事臣等且未暇悉論持以關係聖治及地

方安危者冒昧言之伏望皇上俯垂天聽亟將劉

允取回今後凡有奏討塩引者一槩不與重念陝西

之民貧苦可憫更將張玉停止不差前項勅書免令

臣等撰擬地方幸甚生靈幸甚

請迴鑾兼乞勿以威武大將軍鈞帖調遣軍馬

支給錢糧題本

請迴鑾止鈞帖

伏自聖駕出京以來已經二十餘日今恭遇萬

壽聖節凡親而宗藩遠而外夷其奉表來京與臣等  
 在京在外各衙門官員人等皆不得一望天顏由  
 呼舞蹈以盡其惓惓敬仰祝頌之誠况孟冬伊邇禮  
 當時享太廟若非及早廻鑾躬親奠獻其何以慰  
 祖宗在天之靈亦何以盡皇上報本追遠之意  
 又况近京各處衙門多抄奉摠督軍務威武大將軍  
 摠兵官印信鈞帖凡調遣軍馬支給錢糧槩以此帖  
 行之臣等伏見祖宗舊制一應軍馬錢糧非該部  
 奉有勅旨俱不許擅行支應今乃一旦以此帖行之

他日設有奸不與平統而獨言利言乘利言机言詐言冒言軍衛有司不能辨別真偽

一槩奉行安能保無他患伏望皇上思祖宗付  
 託之重念兩宮懸望之深即日廻鑾以安中外今後  
 凡欲調遣兵馬支給錢糧仍遵舊制而行前後印信  
 鈞帖俱乞停止不行以防意外之虞且毋使天下之  
 人他日指為口實以為臣等之罪宗社臣民不勝慶  
 幸

請重邊防以備虜患題本

扈從宣府官兵

臣等竊惟宣府為國北門自永樂以來每屯聚重兵

于此用以外禦虜寇內衛京師不容一日而少忽也。今聖駕巡邊命宣府總兵朱振副總兵陶杰等統領官軍一萬六千員名扈從前去大同等處其宣府城內所留軍卒既是不多又皆羸弱不堪征戰之人地方空虛甚矣虜賊近邊住牧備知我之虛實其所詭計使我暗墮其術中而不自覺也哉。倘駕至前路少留數日或更欲西行萬一虜賊長驅而來徑犯宣府誰能捍禦則保安懷來以東居庸以南一帶人

心皆皇皇無措京師亦當戒嚴矣事之可憂孰有大于此者此實宗社安危所係不可不慮伏望皇上俯鑒臣等愚忠深惟宗社至計慎重邊防及早廻鑾卽將朱振等所領兵馬掣回仍舊鎮守地方以絕夷虜窺伺之心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請停止無名賞賜揭帖

停止賞邊銀兩

本月二十三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等傳奉聖旨以皇上巡歷宣府大同等處地方憫念邊兵寒苦着戶部上緊處置銀一百萬兩委堂上官一員管領

前去該鎮交收以備犒勞之用臣等竊惟沿邊將領士卒皆國家之臣子自其祖父以來世受朝廷厚恩官有俸祿軍有糧米冬衣布花并馬匹草料盔甲弓箭等項一皆給之于官今一旦恭遇聖駕巡邊凡防禦扈從皆其本等職分雖曰少效微勞孰敢希望賞賜况今各處地方水旱相仍民窮財盡府庫田野在在空虛戶部見在各處解到折糧折艸等項銀兩止湊得二十萬兩又查太倉銀庫正銀全無止有每年積下餘銀一十五萬兩二項共湊得三十五萬

兩緣太倉餘銀原係備邊軍需之物該部見在折糧折艸銀兩又係見該補給在京軍官夏季俸銀衆情懸懸日以盼望今已歷過秋季而夏季該關俸銀尚未得關支奈何奪此以與彼豈宣大邊兵宜加憫念而在京軍官獨不宜加念哉又該部欲開各處生員納銀入監之例緣前項事例非遇兵荒緊急事情不可輕易開行今以無名之賞妄開事例他日萬一或有如往年流賊之變及去年白羊口北虜犯順之舉事出倉卒欲用糧艸無從措辦又將設何方法以應

急哉伏望 皇上節用愛民，停止無名之賞，收回前日傳奉 旨意，止令該部將太倉餘銀解赴見差侍郎鄭宗仁處交收，准作該鎮正額糧艸之用，仍將該部見在銀兩照數補給軍官俸銀，嚴勅該部今後不許妄開生員納銀入監事例，以致阻壞選法，尤望 皇上重念 祖宗創造之不易，大內居守之無人，朝廷政務日有萬幾，不可一時而或忽，即日廻鑾以安宗社，天下臣民不勝至幸。

請勿墮虜計中揭帖

聖駕親與虜戰

伏惟 皇上駐蹕陽和，久未廻鑾，今該大執虜賊擁衆而來，旣以一枝劄營陽和後口，窺伺行在，欲謀入寇，又分一枝搶鹵陽和西南地方，以阻延綏人馬東來救援，又分一枝東至宣府各處地方，其後面相繼而來者，烟塵不絕，蓋又不知幾千萬衆也。虜賊壓境，旣如此其衆，其爲計決非往常劫掠牲畜暫來卽去者比。若思慮不審，輕出與之接戰，則卽墮虜奸計中。他日雖悔，亦無及矣。遠則漢高祖被圍白登，近則我英廟蒙塵土木，皆可爲萬世之永鑒也。伏望 皇

上以宗社為心，切勿輕視此虜。縱使虜賊三二十騎前來誘引，亦勿親出與之對陣。嚴督各該城堡官軍，四面防禦，瞭望分明。探報的確，若果虜賊離邊稍遠，猝難拆牆而入，則請皇上輕騎入關，嚴兵殿後，勿再遲疑，以蹈漢高祖及我英廟覆轍。此誠宗社安危所係，呼吸之間，有存有亡。誠不可不熟思也。臣等興言及此，言與淚俱下，伏惟聖明俯鑒愚忠，留神聽納，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論郊禮不可行于留都舊壇題本

諫止留都郊祀

臣某等謹題。今月初十日，該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以明年郊天日期既近，謂欲暫于南京行禮。命臣等詳議可否。臣等竊惟國家大事，莫大于郊祀之禮。是以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莫不致慎于斯。仰惟皇上奉天明命而為天子，居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之位，不可不體古昔帝王與我祖宗列聖敬天之心。今欲輕易移郊于南，稽之古典，參之今制，揆之事體，度之人心，皆所未安。臣等雖愚，死亦不敢奉詔。所有鄙見數條，開列于後，伏望皇上俯垂采

納停止前議，早賜廻鑿，以成大禮，使天下後世無得而議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一我太祖高皇帝每遇郊祀大禮前期，已行慎重臨事，尤加敬謹。聖言諄諄，備載祖訓諸書。列聖相承，守而勿失。至我太宗文皇帝臨御之日，雖因國有大事，不得已親征巡狩，及至郊期將近，隨即先事廻鑿，未嘗廢禮。今日尤當遵守。

一我孝宗敬皇帝嘗因聖體違和，未能出朝，不得已暫改郊祀日期。然聖心兢兢，甚不自安。每語近侍群臣，以此爲歉。及至聖體康復，躬成大禮，然後聖心始寧。在于今日，尤所當法。

一南京郊壇配位，洪武時止有仁祖一位。永樂初方增太祖一位，自遷都以後，京師郊壇止以太祖太宗並配。今若欲于南京舊壇行禮，既不可除去仁祖配位，又不可擅設太宗配位。若此事體至重，至大臣等尤不敢妄議。

一古者國君遷都，然後移祀天地。此皆事非得已。今若移郊南京，似與古人遷都之舉無異，竊恐涉于不



祥未可輕議。

一凡郊禮以敬爲主。其犧牲制帛等項。皆須預養。素辦。嚴謹省視。不然不敢行禮。今若倉猝措置。取具一時。鹵莽苟簡。徒爲褻瀆。其爲不敬。孰大于此。如此而欲天心克享。錫福降祥于天下。未之有也。臣等豈敢阿諛苟從。以速天譴。

一燔柴用特。取其馨香上達。其所用特牛。并所祀牛。犢古人皆謂之帝牛。以其祀昊天上帝也。凡帝牛。若至臨祀之時。卜而不吉。或有死傷等項。不敢輒代。以他牛。必取在滌過三月者。然後用之。謂之滌者。牢中清除之所。蓋以精潔爲義。肆我祖宗百五十年來。一應大祀特牛。犢牛。皆先期畜養。務令肥腴潔淨。深合古人制禮之意。其他犧牲。俱如此類。今若不然。何以盡事天之敬。小大臣工。孰敢輕議。

一國家郊廟之禮。皆我太祖高皇帝與當時在廷文武大臣及諸儒臣禮官考古證今。原情定議。斟酌損益。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不可易者。祖訓國法。昭然具在。內外文武之臣。孰敢倡爲新說。

以變舊章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愚言使臣等上不  
得罪于天地 祖宗下不得罪于天下後世臣等幸  
甚宗社幸甚

一我 祖宗凡有祭祀于未祭之先七日戒三日齋  
當此齋戒之際大小衙門並不許奏刑名以其有徒  
流斬絞等項字面也不許奏喪葬以其有薨逝死亾  
等項字面也况兵尤刑之大者而郊又祀禮之至大  
至重者乎今出兵討罪未及班師乃欲因便而行郊  
祀之禮求之 祖宗之制未見其有合也擅更成憲

孰任其咎

請停止南京郊祀題本

南壇配位

臣某等謹題連日該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傳諭 聖  
意謂欲暫于南京郊祀舊壇增減配位以便行禮臣  
等聞命兢惕莫知所為竊惟自古帝王郊祀天地而  
以 祖宗配享以盡報本反始之道皆天地之常經  
古今之通義未有輒以已意擅為增減者也我朝郊  
祀之禮初都于南而奉 仁祖以為配繼都于北而  
奉 太祖 太宗以並配舊壇配位則有 仁祖

太祖京壇配位，則有太祖太宗仁祖配位。既不可奉遷而北。太宗配位，又不可奉行而南。今日一時倉猝，欲行郊禮，不知于我二祖一宗，果將何以奉配天地。臣等反覆思之，決然知其不可。况二祖一宗配享之初，既博考于聖經，又詳集乎廷議。既詔諭于宗藩，又詔諭于天下。不知今日欲為此舉，亦能如祖宗之時，從容廷議，詔諭否乎。此臣等所以始終決然以為不可也。伏望皇上俯納臣等先後所言，停止前議，早賜迴鑾，恪遵舊制，躬成大禮。

以奉答天地之心，以慰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生靈，不勝慶幸。

乞革去武忠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揭帖

諫止邪瑞典兵

臣等看得天壽山守備太監武忠近日蒙調御馬監管事，今又令其提督團營，命下之日，人皆駭愕，以為御馬監職掌禁兵團營，摠戎重務，豈可授非其人。武忠昔在孝廟時，儉邪阿附，壞事頗多，特加斥逐不用。正德年間，夤緣守陵，愈肆貪虐，強占民田，累死人命數多，剋削軍糧，歲取動以數萬，賣放軍人二千有餘。

恃執為惡、人心積怨、所以給事中史道劉世揚前後  
 交章論奏、欲付之法司、明正其罪、并追究援引之人、  
 蓋亦去邪慮患之深意也、伏望 皇上俯賜鑒納、亟  
 將武忠革去御馬監并團營管事、止令外私宅閤住、  
 別選廉靜老成、小心無過之人、俾典禁兵、仍與新命  
 太監張忠、一同提督營務、庶幾軍政修明、人心悅服、  
 邪黨殄除、賢良進用、陛下清明之政、亦無累矣、臣  
 等不勝惓惓之至、

為後大宗疏

大禮議

臣備員內閣、竊見 朝廷二三年來、累次命官會議  
 大禮、因考之儀禮、及春秋經傳等書、于古人為後大  
 宗之義、頗知其槩、世之學者、任情違禮、言人人殊、豈  
 人人故自殊其言哉、學術不明、人自為說、陷于一偏  
 一曲而不自知也、我 祖宗朝、建學立師、專以五經  
 四書為教、凡儒先註釋、雖兼采眾說、一主二程朱子  
 之言、以上宗于孔子、科目所取、朝廷所用、非明經  
 而不恃于程朱之說者、不得與、近數年來、異說競起、  
 是以古人為後大宗之義、不明于天下、臣因舉程朱

諸儒所論有與古義互相發明者，撮其大要，條列一二。謹錄進呈，伏望 皇上留神省覽，益堅 聖明專意，正統之盛心，則凡任情違禮之說，自不得以上惑 聖聰，而干 君德。世道皆不能無小補矣。不勝倦倦願望之至。

一三代及漢魏唐宋以來，為人後之議，公羊高傳春秋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非高創為斯言也。高為子夏高第弟子，子夏上傳于孔子，而以授之于高也。世之學者，不原其所自，遂直以為漢儒之言，誤矣。惟以此

此段議武宗稱謂甚當，亦不甚與張桂異也。

言為出于漢儒，而不知為孔門之所傳授，由是不明春秋躋僖公之旨。逆祀之說，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先禰而後祖之說，無昭穆則是無祖之說，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之說，臣子一例之說，皆莫之講，而三代以來為人後以重承祀，繼統之大義，皆托之空言矣。邪說紛然，卒莫之禁。國固可以有二統，尊固可以有二上，人固可以有二考。人欲肆而天理微，彝倫斁而世道降，未必不由此以致之也。唐之宣宗，禘祭祝文于穆宗及敬文武三宗，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

猶爲不失此意。穆于宣爲兄而敬也。文也武也。則皆宣之猶子也。叔父之于猶子。尚可以稱嗣稱臣。况宣之于穆。本弟之于兄乎。故弟之于兄。叔父之于猶子。皆以君臣例之。與父子無不同焉者。雖祖孫亦然。可以考則稱考。可以兄則稱兄。其名稱皆不敢紊。至于叔父雖尊行。臣也。猶子雖卑行。君也。舉其所重。惟以臣道自處。而不敢不以君道事先君焉。叔父之名。猶子之名。皆不必著于宗祝之文。而亦未嘗廢也。夏有天下四百三十餘年。傳十七世。凡十七君。而以弟繼

兄者二人。仲康之于太康。則兄終弟及之始也。商有天下六百四十餘年。傳十七世。凡三十君。而以弟繼兄者至十三人。孔光所謂殷之及王是也。周有天下八百六十餘年。傳三十二世。凡三十七君。而以弟繼兄者猶五人焉。兄終弟及。自三代以來。不爲少矣。三代宗祝之文。今雖不可考見。而凡嗣先君者。未嘗不稱嗣。亦未嘗不以臣道自處。弟之于兄。亦何以異于子之于父哉。春秋書公孫嬰齊。不曰公孫嬰齊。而曰仲嬰齊者。見嬰齊以弟而後兄也。列國陪臣。尚明此

義。况有天下者乎。胡氏謂其亂昭穆之序者。以兄不可以子其弟。故謂弟不可以後其兄也。不知例以君臣之道。而仍不廢兄弟之名。固春秋之所予也。昭穆之序。何有于亂乎。獨不記僖躋于閔。臣子一例之說乎。由前之說。則兄爲弟後。旣可以行于國君矣。由今之說。何弟爲兄後。乃不可以行于卿大夫乎。不知道雖例以君臣。而名不廢于兄弟。則雖有天下者。無不可行。而况于有國有家者。何不可行之有哉。又春秋于定公八年書從祀先公。三傳皆謂先公爲閔。僖以

文公逆祀。至定公始正先公之位次爲順祀也。劉原父釋經。至謂陽虎惡季氏以臣而陵君。猶僖公以子而先父。故先正逆祀以微諭其意。則直稱僖爲子。謂閔爲父。而兄爲弟後者。亦以君臣例之于父子矣。况弟爲兄後者乎。漢周舉引閔僖二公事。以斷殤順二帝。昭穆之序。謂殤帝在先。于秩爲父。順帝在後。于親爲子。亦固以君臣例之。誠有得于春秋之義矣。自漢成帝以兄弟不得相入廟。舍其弟中山王而立侄定陶王。于是兄終弟及之典。不復見于世。唐之敬文武

三宗雖相繼而然皆乘時之亂立不以正未有若我武宗皇帝遵奉祖訓而親挈神器以授之于我

皇上者也念大統之所由傳思大義之所當盡據經守禮正名定分豈非今日之第一義乎今之不明此義者乃曰皇上由宗藩入繼大統與宋之英宗素養育于宮中者不同不思舍所生而後所繼大統所在既身嗣之自不得不以父道視之矣豈為其有養育之恩哉特兄弟之名自有不容泯焉者耳又曰孝宗有武宗為之後矣今乃又後于孝宗

武宗無後矣今顧不為之後不思嗣武宗之統即為武宗之後既後武宗即繼武宗而子于孝宗正如孝宗原有二子而兄終弟及非越武宗而直上嗣夫孝宗之統也統之所在即當後之嗣其統即所以後其人而承其祀武宗豈果無後哉此義既明則夫兄而父事之不敢不以兄名稱焉弟而以子道自處不敢紊夫弟之名以自稱也由是伯父而父之伯母而母之父矣而不敢自父焉母矣而不敢自母焉禮儀之節稱謂之等一皆有義以制禮



有禮以防情，原乎天理之正，即乎人心之安，各無不正。言無不順，施無不當，行無不宜者矣。知繼正統也，知重大宗也，芘親固在所略矣，小宗固有所不暇顧矣。使本生兼厚焉，小宗兼重焉，則爲後之義不專矣。揆之于道，夫豈順乎度之于禮，夫豈協乎春秋之義，不如是也。師丹之議講于漢，明帝之詔行于魏，程子之論著于宋，雖言之淺深，義之精粗，未可以槩論。皆有得于春秋之旨者也。議禮之臣，上法三代，下則兼取漢魏唐宋以來行之而善者，用之于今日，庶幾不

失聖人春秋之義矣。臣謹按宋儒朱熹謂禮家先儒之說，兄弟傳國，以其嘗爲君臣，便同父子，各爲一世，此爲禮之正法。由熹此言觀之，則春秋臣子一例之說，雖聖人復起，亦有不可易者。古者爲人後之義，至是益彰彰然明矣。

一漢宋名臣大儒爲人後之議，漢宣帝初卽位，詔議故太子謚，有司之奏已謂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及成帝召丞相御史大夫議宜爲嗣者，又皆以爲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至哀帝欲加定

陶共皇稱號師丹亦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西山真氏取丹此議編入文章正宗且曰丹議甚得禮經本指其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本儀禮云蓋此語雖創見于公羊高春秋傳中而實本于儀禮古之治禮者世守焉所以語類載朱子語學者英宗朝事亦曰當時濮議之爭都是不曾好好讀古禮見得古人意思爲人後爲人子其義甚詳漢宋以來名臣大儒凡論主後事未嘗不以此言爲準臣謹按漢文帝時嘗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由此觀之則子之于父有當

爲後者亦有不當爲後者非謂凡爲人子者皆可以爲父後也子之後其父者既繼其統系卽承其宗祀皆爲後之事非如今之人謂繼統爲承其基業而爲後乃是繼嗣而爲子也可見今之人繼統不繼嗣之說皆不明于禮爲人後之義者也

一朱熹論宋英宗事朱熹嘗因門弟子問濮議答曰歐陽修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爲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

于此亦坐濮王于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  
爲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爲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  
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  
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  
此爲據足矣臣謹按朱熹此言可見所後所生其稱  
謂之間自有不得而同者太宗正統義固有所專也  
一宋孝宗理宗于其本生父母止稱爲所生父所生  
母甚得古禮爲後之義宋高宗既立孝宗爲皇太子  
封皇太子所生父子偁爲秀王所生母張氏爲夫人

理宗既後寧宗爲帝追封所生父希璪爲榮王所生  
母全氏爲國夫人其後二君在位三四十年于其所  
生父母並無別樣稱呼之事臣謹按孝宗于其所後  
父高宗及所後母吳太后最盡孝道所以得稱爲孝  
其後理宗亦以專意正統于所後倫理無失得稱爲  
理不但以其能表章理學而已若二君者可以爲萬  
世爲後大宗者之法矣

書

與蕭提督書

軍糧

各處官軍俸糧自當于各府州縣秋糧夏稅中支給。吾廣右去年徧地旱傷，糧稅何從而出哉？若必待徵完糧稅而後以本色給之，則官軍與民皆不堪命矣。今暫將廣東湖廣所糴軍餉支給隨征官軍外，量行借與守城官軍。先由桂林以次及于柳慶，隨支隨糴。隨糴隨運，但支給兩三月本色米，而不折銀與之，則不獨隨征官軍無缺乏之憂，而里居士民亦免飢餒之歎。不日秋成，田禾收穫，雨水漸稀，林箐可入，則平賊有期矣。

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五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編輯

張密子退叅閱

羅圭峯集

疏 羅玘

為蚤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事疏 宗社大計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齋 圭峯始上宗社大計疏言婉而詞懇此第二疏也 奏內開向者賊瑾

謀遂 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殛助 陛下諍畱

榮王致使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屬之親足以召亂彰彰有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亮之故事以瀆天聽兼備責諸臣蕩無廉耻阿附賊瑾之狀而又發其後日乘時觀望不忠之謀冀以感動宸衷即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銷姦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臣雖謫死固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必是後宮儲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並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

如汎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歿將官近於楊村剖剝叅將王景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爲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勦之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驍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尚爲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

豈專謂其必殺而不與

之俱生哉。

在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也。亦痛夫。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已至此也。然尚斷然不信傳來之言。忽於今月十三日申刻。迎接炳然之吏。王庭昌回報云。親斂炳然之屍。面劈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跌仆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冥。如同氣絕。臣久不以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曉畧蘇。目今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生計。魚游釜中。火燃水沸。且喘息須臾之命。百方搜索。或至擁如盆子者。

一二人焉。馳騫中原。誘聚不逞。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遛。事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二三大臣。雖欲竊假包荒養高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十近習。為講武之舉。寧有暇哉。伏望陛下幹乾轉坤。少垂睿覽。立召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范鎮韓琦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棄短取長。酌古準今。藏鋒斂鐔。隨事據理。假代九廟之勤渠。兼兩宮之奉侍。體祖宗之

意而不懸定順 昭穆之意而無即真專候 椒房  
 之芳快觀 前星之耀納庶衆於不識不知之天禡  
 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即誅歿猶生之年亦甚  
 樂也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

序

送都閩文君之江西任序

江西 都閩

江西都指揮使司統衛四所十有一衛以南昌名者  
 一治會府南昌地也以贛名治贛以袁名治袁所之  
 以地名者亦治其地凡其所在大抵皆要害也贛暨

南安背負大庾而信豐會昌犬牙入于南粵之輿區  
 袁吉則湖湘之脇洞蠻實口張噬于安福之鏖永新  
 則先嘗其齧焉鉛山甌閩之北門也撫建阨其西牖  
 與贛犄角之吳越以饒信為唇齒而江淮湖漢舟師  
 必爭之地者南昌也由是推之古者有作類為民防  
 百數十年良亦有賴非徒設也今則異於是矣春耕  
 閩粵者彼曰良民也秋入贛建翼然而虎巨寇也臨  
 瑞類年白晝飛刃于譙門且曰吾某也吾某也而守  
 臣懷印踰垣為得策揚聲撫按遠壘近郊遊羣之四

出也。迎竊者室空。遁竄者屋燎。而營之所謂爲民防者。果安在哉。將時與古初異邪。而尚爾設何也。抑主帥者。尸其位而掣肘于其間也邪。廟不易置之而務得其人乎。國是既定。於是不愛尊碩之臣。俯從輯綏。未數月也。又以文君大章爲其都指揮同知。往踐其位。所謂主帥者。君魁傑人也。以武科舉。聲訇琅然。嘗以京營贊畫協副涼州左叅將守莊浪。入主京營。而獨當一面。折衝乃其任也。亦輿論也。顧抑而就。是豈吾君與吾相不知君哉。時有緩急。事有經權。出宿將以壯民防。救時也。寇殄民寧。克回古初。則君之促裝時矣。錦衣魯侯景章。與予均江西人。壯君之行。而冀其遄歸也。別之以言。且以爲期云。

送錦衣張俠出邏序

錦衣出邏

歲聿云莫。燕趙之間。憇子弟。食飲博奕。費且盡。思爲寇偷益急。每同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聲搜然。雖有賁育千夫。而手龜足瘵。飢虛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掉失色。伏而獻囊。免患於瞬息間。誠畏之也。况南人素綿。道遠而疲。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攜者。



固其物也。亦何擇於公私哉。當是時。懸人之命於手。壯哉翼虎也。而國門南出三途。視他域尤多。蓋河水不舟。今天子貢道出焉。故令甲三途。歲遣錦衣支帥三人。握符提衛士。分出以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又出三御史並臨之。凡兵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從事。期以靖寇寧民。足國阜財而已。今年中途。屬張侯養直。侯余友也。少為武學生。戰藝場不如志。而抑就右階。時尚為百戶也。嘗屢戰建州諸胡。得今官。廉毅為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常數也。今日建

纛出郊。乘虎皮韉弓。鞞魚服僕姑。在冰衛士。屏息俛首。不敢唾噓。不敢仰視。就而子趨離而鵠立。整若斧。兀若刃。人皆壯侯能戰士。謂寇固在其掌中。余獨知其建州之戰。夜半斬虜首獻軍門。如殺狐鼠耳。今茲禦人之寇。固實捷且趨也。亦豈敢望於虜人哉。其出沒騰蹂。必輕騎遊韉。無所止舍。亦豈旃車窮廬區脫。而悉眾以為重乎。以予觀之。蓋出穿窬胫篋之徒。一籌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撐而生死以之。則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為也。尚勞天子爪士之出。

哉。戰士亦其末事。別筵有詩。余總其意為之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陝西監司

地之涯為邊。衣之齊而祿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肉。通為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為蠻為戎為羗為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求以為衣。求以為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慎之。而重為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為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為之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

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

相涉降而浮游也。其飲噉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使

習也。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為

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持吾關吾堡塞在

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

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為何如。而獨付之武人。况儉人

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

南並。而西於今尤為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蕃西

羗之所窺覲。而比亦伏釁孔深。天子以為宐得憲

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於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爲陝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爲能。蓋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爲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虺蟠蚓屈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脇。要皆虜也。其穿而入也。幾隧。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爲之。殿罪孰爲之。魁君在道時。顧瞻躊躇。固有定筭。而後諸囂囂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宐也。洮

岷尤近於甘。羌之強。不及於諸虜。偏裨將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烏得無情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宐在。朝廷預政事。其非宐。是之謂不知務。凡器物。於其芴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寮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爲序。以爲君行贈。

送閩帥黃君福建備倭序

備倭

倭奴夷亦曰日本東海外之夷也。謂之奴，奴之也。奴必有主，吾中國是已。天下之賤辱且勞者，至于奴亦極矣。然其心亦未必甘而安爲之也。其鬱鬱之忿蓄於中，而或乘之以黠，鼓之以暴，則門屏之間將有易位之變。伏焉而莫覺者，而况擁君人之號，襲世傳之序，聚落之人，兵軍之富，器械之工巧，而又遠在漲海流服之外。吾奴之而已。彼豈俛焉直受如茲倭奴者。吾雖爲主，而欲偃然不加之意，求以無患得乎。又况安南朝鮮均夷也，而朝貢時至。正朔所加，封册

所臨，齒諸親藩，而倭亦以文字爲國，獨蒙棄斥，無辭以別。夫蝸殼蟻封之夷，其情之痛苦，不獨蓄忿之奴而已也。夫奴之忿不忿，一家之利害而已矣。今倭之界與明越諸州相值，東抵遼，南盡于閩廣，延袤萬里。不啻皆吾地，吾赤子也。而付諸蓄忿之夷，朝夕睚眦，以徂伺之。其忍乎。千里之間，于夫之所不啻，必萬夫之衛不啻，必閩帥以臨之。勢必至于此，乃得策也。署閩帥黃君，今年四月以簡命當詣福建所隸衛五所十。水寨五，戰艦千艘，水軍十萬，偏裨之將數百

人。君至將將。將軍軍。登艦弓引滿。劍露芒。鳴輦如雷。軍于島嶼之汊。直奴視倭。奴如以肉臨虎口。若然。真備倭之賢將也。君先世土人。土人今亦有利器。上人宦于朝者。皆觀君此舉。借予言告之。

賀句君奉

詔提督四衛營事序

提督四衛

國家制兵以府。自京師以達於天下。又達於四遐之邊。羈縻之域。凡赤籙者。皆伍以聯什。什以隸百。百以隸千。千有所千。千以隸萬。萬有衛。合諸衛。則又有都帥以總之。以分隸于府。為府五。又皆制于兵部。乃兵部

有綜理發召之專焉。府帥有握兵之重。無不制之兵也。然禁兵不與焉。禁兵則惟綜理於兵部。稽其盈耗。而乘除之。發召無所敢與。錦衣亦禁兵也。其帥且與府帥抗。伺察其幾微。府帥且俯仰之。其下偏裨徹侯。有不相名者。錦衣次而為旗手。府軍金吾羽林。又次而為虎賁騰驤武驤。其帥雖不敢視錦衣。以抗府帥。然皆同禁兵。非其屬也。禁兵宿衛宮門。扈翊警蹕。天子御衙。執戈戟以侍陞。凡大朝會。設鹵簿以嚴國容。出則夾乘輿。以備非常。古者去其

淫怠奇袤而教之道藝。周公以綴衣虎賁。次諸常伯。常任。準人以立政。蓋爲王爪牙腹心之近。雖名爲兵。豈真特一勇之夫而已哉。况同衛於京也。一爲府隸。其官也。望軍門而戰慄。頤指氣使於戲下。如弄兒然。雖金紫不免也。禁兵固攘璧也。歲朝一入。大庭燎烟。顧瞻未周。已放仗矣。禁兵固日以爲家也。而又密聞祕見。蓋山林耆宿之儒。得於殘編斷簡。有未敢以爲的然者。其兵如此。居其上而爲官。可知已。况居其官之上而爲之節制者乎。騰驤四衛。舊有提督事

官。所謂節制者。會當代。詔以代者。句君集也。錦衣張君養直。雅與善。而求予說爲君贈。予亦不知君也。知禁兵之重。其官重。其節制尤重也。今天子明見萬里。耳目所及之重者。豈輕以畀人。君慎勉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二十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編輯

宋存標子建 宋徵璧尚木

馮瑞儀羽公叅閱

何文簡公集

書

何孟春

上大司馬相公書

北虜

五月望日職方司觀政進士何孟春惶懼再拜書上大司馬相公執事比聞北虜有書要三千人入貢入

貢之名可嘉。而所以求貢之詞甚逆。詔下文武羣議。下官病臥逆旅。不審廟堂言慮何似。既乃有傳朝報者云。得旨聽虜貢三分裁二。此豈非主上所採于羣議者歟。其聽之也。豈非以遠人當柔而懷之。而絕其來王之心。恐構邊釁故歟。夷狄貪婪無厭。所貢莫裨朝廷之毫芒。而錫賚適足以傷國用。來彌多。費彌廣。故不容不裁之也。抑愚于此復有慮焉。國用當恤。國勢尤不可不重也。虜書稱與書而不表。與我抗也。稱我以南朝。是將北等我也。而我忍之。可遽令入貢。而

無一辭以責其傲嫚之舉。平虜以三千人請。而我遂許其一千一百人。使虜後復以六千人請。將許其三千人乎。且彼書已云減我一人。卽三千人俱不來。是有挾也。今我許其貢而裁其三之二。虜如不來。其可無重備乎。而來亦有以覘我之虛弱。而虜且得氣矣。我國勢失重于虜。而可乎哉。愚虜今芻降勅虜王而督責之。舉大威福。大利害而曉之。謂虜必革心謝罪。危受入貢。庶幾乎虜有畏懼。而不敢覬覦于將來也。嗟乎此計甚明。老成裁處。迺不然者。誠慮一時士馬



不能精克萬分一虜出叵測邊釁將難支耳愚以爲示虜以強猶足消其桀驁示虜以弱而使虜得氣國勢失所重其生虜覬覦之漸將來有不可言者其所費又不啻三千人而止也赫赫我明盡覆載而宰之軍政馬政樞機周密承平百二十餘年未嘗耗于征討而不能精克猶不免肉食之慮何謂也以愚所聞士馬集京師者之不精克其弊久矣法久易隳弊隨隳生在執事明鑑照之知其所生之端革而振之不難也士之不能精克占役者多影蔽者衆也馬之不

能精克監牧者不覈其實受牧者之不適其宜也司馬寔總士馬之任而執事任之品式具存額類可考也而又舉得其人以自輔因已成之跡而通融之何慮乎不能精克之有葦爾醜種敢畜不恭而暴戾乎肆正當長纓逞繫其頸而致之闕下耳雖然愚有不<sub>敢</sub>以易談者所慮不在士馬而在將材也執事其視武將中有能臨機制變者幾人有能造謀畫策者幾人有能知守正出奇慷慨有大節能不愛死得人之死力者幾人而皆未之有也是則深可憂矣儒者不

言兵。儒者不可以不知兵也。聖世不用兵。未有聖世而不爲兵備也。北虜來書無婉詞。有所挾矣。執事欲備兵于此時。其不擇將材于知兵者而預養之乎。執事試求其人焉。未察豈無奇士。春惶懼再拜。

寄劉黃門書

礦場

所論礦場一事。先之所謂閉者。初未嘗明開而獲閉。後之所謂開而請閉者。隱下新開而適以成專督者之利。今日請閉。有所謂新開者。是要數出彼舊所開地方。而不爲之隱。非新開在今日也。昔日礦場。朝廷

有閉之名。鎮守有開之利。今日礦場數出。所開地方以見礦夫乾認之苦。口糧虛費之故。爾然得該科叅出。該部執奏得免礦夫口糧。所以除蠹弊而寬地方者。蓋不細矣。今與專督理者會議。水火決不相入。區區自力主封閉爲說。固不待言也。因便及之。

寄諸閣老并喬冢宰書

鎮守

立祠祀以表忠義。勸勲賢。開例禁以興民利。足國用。申明律例。陳言邊務等事。亦不敢默。其詳具揭帖內。伏乞仁明鑒此。區區公勤。庶塞咎責。向奏爲裁革內。

外冗員守臣復設府治撫安夷民以消地方大變事。乃此地臨夷切要而最大者際有今日千載一時春言得賴執事與戶兵二部商確勇斷施行其貽陰德于邊氓不細春去此無恨矣本想該部已覆立府必須亟會鎮守內外官詔旨至已久而彼猶回翔未行正由撫按乞要裁革本猶未至之故彼中鄉官如張亞卿南園輩目擊正德年中之苦爲此後子孫計尤切懸懸當道處之決有次第但願及早行下遐荒過慮恐又如前要會鎮守查勘則彼有力者得以牽制改圖府不設卽鎮守如故邊民自此遂絕望耳春行客也而猶爲彼言之弗置蓋已犯權貴幹過好事處置有成算機會難再失事成雖在繼者之手異時追論或得爲去後思不敢誣也

寄程兵備

展城

近得鄂省人致鄉信彬南路近月賊出流劫而我軍擒馘幾三之二蓋前所未有之功真可一慰邇復不知何如此惡種門戶極多恐未肯因此一挫便不出也展城事承示財力未辦少多之間尚無定議夫土

胸有

木成。屋。然。後。泰。酌。衆。謀。工程不加心計而委問下人未有不患于難成者。

古人作事自有法。嘗記宋張覺知處州時。有議築紹興園神廟垣者。匠計無算。覺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可直若干。即以若干與匠者。董役無所得焉。黃幹知安慶府時。請城安慶。以備戰守。城分十二料。亦先自等一料。計其工費若干。然後委官吏公寓人士分料主之。計人戶產錢起丁夫。每日役若干。某鄉民兵若干。某鄉人夫若干。分部于某人。料分或搬運某處。土木應副某料使用。某料民兵人夫。合當更代。合散幾

目。錢米。具有成算。執事幸做而為之。此小興作特易易耳。彬城東北隅。自可仍舊。而西南一隅。不可不寬為之地。磚土等項。幸勿容人于近學後及左右開鑿燒造。庶使此方地脈保全。此區區闔學有識者之至感也。

寄河南巡撫陳都憲

部糧

部糧違限官之在任。公然不至。納糧倍價之民。在此空然獨守。月復一月。未見了期。所以賢治禪助之法。春遣呈已悉。其各八年京邊起運與七年前者不同。

七年狼價于內府者，戶部摠收，委官召商代民上納，裏面使用，盡得省減。其他倉場如是，解戶從便寫買，雖有加倍，不難措辦。今八年懲前司，徒得罪之故，內外各倉一一要納本色，解戶尋到攬頭百端打點，至買上官，比原徵銀，動加一倍，加三之一。區區小民，何以堪之。該司見人情洶洶，奏告本狀，日積山東叅議閔楷呈部未行，會春至京，亦呈前事，幸蒙當道查例奏准，將在此極重山海等倉，折收價銀，緣河南一省京邊起運倉場九十餘處，今准收價倉場口分，纔七

處耳。在京內府，賒價極重，去處仍本色，春承委于此，事有專責，理難坐視，不加督併，則前積後壓，致誤國計。加之嚴督，則此吾百姓也。客此異鄉，耗費不貲，賠補何及，欲其完結，不過勒令借貸。借貸之物，遺債將來。本與利均將何償，給枷棒拷箠之下，家破產蕩，非有死即逃耳。彼舉放者，多出權貴，往歲追需，已有例子，解戶既竭，徵及花戶，中州新脫兵變，恐秦人之箕會頭斂，亦無處也。用是冒昧，復為陳奏，其情具在疏中，而不獲詳言者，庶幾所司肯為處之之地，今之世

宋時諸公已言之詳矣

事理會得，但稍分明，便行不得此事。今當道行下議處，本非樂奏初意。然既查有近年叅政南鏗徐以貞叅議汪獲麟故事，今日不得不爲此處。此事非獨要事早完，但使大戶免揭京債，卽省得他異時出利。今姑以一大戶言之，某人賠銀百兩，借到官銀百兩，異時止還百兩，揭到京債百兩，就用還二百兩。當道因此定擬，十分爲率，令原來大戶賠補二分，布政司借到官銀幫補八分。待候今年徵收稅糧之時，帶徵補還。卽大戶賠補不過二十兩，花戶幫補不過八十兩。

若揭京債，雖二八分數孽畫，大戶亦不免賠四十兩徵及花戶，乃至百六十兩。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可見今日不得不爲此處。此處只是第二三着。豈如戶部摠收價銀，召商上納，全免賠補幫補之爲愈。外吏無善政，只是司農不相照應耳。緣干碍裡面行不得也。春訪到各倉塲上納各項

錢糧價值，一省大較賠銀一十四萬餘兩，除彰德府積有帶來餘銀賠補納完外。開封等六府并汝州所屬，除未到州縣未經寫買已到者，除餘銀幫補外。實該賠銀十萬二千八百餘兩。春惟奉布政司官銀各

有頭項難可便借得來，而吏民居此日久，西江有水，難救近渴，守株待兔，不是良計，不免分付委官，酌量本縣民戶，逐旋借貸，完結比來揭賠，完過糧草數目，已過半矣。今奉部檄，差官赴司，守取官銀，不必盡如原數，若打疊得五六萬，亟早解來，哀多益寡，截長補短，儘可救急。山東大戶，所賠糧價，見閔叅議說尚多，于河南，但山東與河南不同，山東自有泰安州無碍銀錢，布政已取到三萬餘兩，巡撫衙門又爲預處上中下則人戶銀四萬，有彼二處解到，并餘銀幾十萬餘兩，以是轉合。定比河南了事早也。河南未到州縣部運官可恨之甚，大戶不到，或到不肯下批，或下批復逃，論情猶是可恕，而官乃敢爾，比來大戶見當道此處，乃有陸續先官到京，來下批者，非春以言安之，彼將無投奔處，其有不復逃者乎。此等不才違限委官，其設心謂既已違限，不如索性去遲，反是便宜。到頭一着，只拚箇送問便了。他復奚恤，伏望查照先令呈文，任其俸糧差人鎖解赴京，完所未完，庶總管不致久累，上下兩便。

序

臨戎決勝圖序

臨戎決勝

我都憲涿鹿鄧公之以侍郎特起而撫中州也。為正德辛未秋，時劇賊猖逆河北，轉入河南，斬木揭竿，鴟張狼噬，所在吏民習于承平，倉卒聞變，束手無策。城當者潰，師遇者敗，廟堂僉議巡撫之任，非公不可。故即其家起之，公拜命，即日單車就道。既至，審察郡邑孰岩孰夷，亟調兵食，孰緩孰急，孰最要害，孰當預備器械之繕，城隍之完，倉廩之峙，上兵之選，民馬之厝。

京邊軍之請，國帑之借，一一自公心計手畫，事無遺力。智無遺慮，于是地方始藉而固，人心始恃而定。遇敵始有可遏之勢，可扞之具。明年壬申春，軍乃大集，不數月，賊獲殄焉。公驅馳塵岔，閱歷寒暑，屢陷危險，曾不為身家一毫顧恤。在處必齋戒從事，嚴紀律，定方略，謹偵伺，賊動靜輒先聞，有以究其情狀而百為之防，陽而誘之，陰而襲之，彼此而携貳之，于脅從則示以來歸之生門，而出之陷穽。于係虜則拔諸焚溺之死地，而復之衽席。公忠贊神明，機叅造化，遂使將



士用命，天悔禍而人厭亂，而事之告捷也，公可謂文  
武兼資者矣。公智明勇功，遜不自居，錄狀之上，恩寵  
之及，獨後諸同事者，公可謂不矜不伐，善處功名之  
間者矣。若夫中間不如意事，西平之捷，而有汝寧之  
捷，洛陽之失，蓋長子帥師，弟子與尸，大易有訓，時實  
爲之，公何病哉。事久而論白，此吾輩之所以深服公  
于今日也。考事始末，無非公功者。昔宋虞允文參謀  
軍事，得統王權敗軍，致采石之勝。劉琪安撫荆湖，請  
制置使沈介遣兵相助，官軍日盛，旋執賊酋，徒黨盡

戮。自今而觀，功當誰始。春國有以知公今日之所以  
爲功者矣。時有繪公臨戎決勝圖者，春日雙節六纛，  
虎旗豹矛，登金壇而擁玉帳，丹青之所貌于公如此。  
邇時心事，存亡旦暮，死生瞬息，所以運決勝之籌，而  
成掃蕩之勩者，圖者莫能悉也。於是從而序之。

送陳都憲巡撫延綏詩序

西北重地，三邊五鎮之稱，皆國初制也。而榆林之特  
置，則自正統間始。所謂延綏者，非邊鎮中最當要害  
者歟。延綏地方東連山西偏頭關，西直寧夏花馬池

相距二千餘里。其間有所謂黃河套者。非要害之所。在者歟。偏頭寧夏一帶。防守在套外。而虜騎乘冬河凍。乃得長驅入套。以伺我間隙。擾我心腹。則茲地也者。非尤當重者歟。曷時虜擁衆來。住牧吾套內。或間歲。或四五歲。民竭遠輸。軍動久戍。境路騷然。不勝荼毒。今既去矣。患當預防。事貴先備。善謀國者。何以處之。陝之爲邊。臂扞天下。延綏實腋其間。守臣建白。有乞朝廷無以河套陝西。而以河套視天下者。厥重蓋如此。而可輕授其人乎。是故才識非敏達。不足謀兵。

機年力非富強。不足當閫寄。生長非稍近。其地土風。或未有所宜。宦游非素歷。其途邊事。或有所未悉。近制兩畿輔十三省。方隅邊鎮。所在必以都御史任巡撫。兼理軍務。位重責大。皆出簡命。中外異用。必就其長。下弗敢輕舉。上弗敢輕授也。迺者湖廣巡撫缺。朝廷簡于衆。謂河南布政使司左布政使陳公。資望惟協。既推任之。已而延綏缺。巡撫簡于衆。茲古朔方河套地方。得敏才識。富年力。而生長之地。宦游之途。且素其人。誰其長。遂改命公。且詔公其遄往焉。朝廷重

合前所言數項

視河套于延綏不輕授且急也如此豈無謂哉公西  
 駕有期右布政使陳公首諸寮繼聲而屬春以序春  
 昔官職方行視陝西馬政往復三邊且一年駐榆林  
 幾兩月目考宋唐漢秦守邊固圉之蹟竊怪史稱漢  
 武帝聽主父偃城朔方郡循秦舊因河爲固當白羊  
 樓煩敗走日計亦非失然民徙十萬口轉漕甚遠自  
 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唐中宗用  
 張仁愿于河北築三受降城乃突厥默啜雄爭之隙  
 置戍虜腹未見其可而六旬間三城就朔方自是無

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仁愿言之甚明所築卽漢所城郡  
 地彼此利害乃爾遼絕何哉今不可不求其故也唐  
 末朔方已據于拓拔氏石晉十六州重爲遼有而宋  
 人于此矻矻與元昊競韓范之才有弗克濟匪其罪  
 也我朝取天下于夷狄極弊之後今日邊事大非宋  
 比仁愿之事業其不有在乎春職方時所及知成化  
 弘治間守臣請兵搜套之議相地移戍之議遠烽堠  
 便營屯之議或欲永禁畜牧銷賊覬覦或欲廣立耕  
 種資我供億衆見角持暨今未已右一○朝○必○有○一○二一  
 代經略豈無一

○人。有。一。人。必。有。一。策。在。力。行。之。耳。  
 可用之良策。天其資公以事業于今日乎。自古中國  
 守邊皆將卒宿內。以禦戎虜于外。而茲地今日。虜廼  
 得入吾內。而吾反設防守于外。若之何可不求漢唐  
 之蹟所以之故。而為之所也。此善謀國者之所以有  
 望于公也。今非其時矣乎。以公才與年。為國家辦大  
 事業。有餘地。春于公同年也。而為斯言。非私望也。

送趙都司序

湖廣都司

或問予選將之法。予曰。取之門第。不如取之行陣之  
 得實材。求之內服。不如求之邊徼。之得實效。門第者

膏腴恩蔭子。鮮克讀父書。而行陣多汗馬功奮之人。  
 武勇已著。生內服者。坐而談兵。豈知古法之不足恃。  
 而邊徼所出。性習安焉。地方夷險之跡。蠻貊向背之  
 情。固其少而諳之者也。然則執此為今日選將之法  
 可乎。天地生才。彼此何間。予此言特舉其大凡耳。而  
 今之選將者。乃復相以軀幹。制以階資。較以騎射。察  
 以過失。裁以章句。而其他美。一無所于計。是白起之  
 精悍。不用於秦。韓信之落魄。不用於漢。杜預之射不  
 穿札。不用於晉。李靖之身挂罪累。不用於唐。而韓世

忠之目不知書者。不得用于宋也。豪傑白起李牧安知略出眾之在○中○下○士。不幸而在下位。其資貌膂力不與才副。而吏議罔貫。文字弗取。將何以自發乎。然則選將之法。其必略是。而後驅黃牝牡。庶幾其不失也。嗚呼。今之任選將者。其足語是也乎。吾湖省都指揮趙君惟遠。長自炎陲。家承闕閔。而早以功業自奮。自五開衛指揮使。晉今職。今年朝賀京師。事竣。過予別。因及疆場事。凡湖南北。廣西。川東。貴州之境。溪峒山箐數千里。指數歷歷。猫獠猺獞。種類猥雜。皆能本其居而名之。其地為

要害。其蠻貊頑獷。某處有某策可備。某策須某時可用。某衛軍可相援。某府縣糧可相濟。言若圖畫。粲在凡格。余為之驚曰。君其吾省今日將帥選乎。選將之法。予言其大凡耳。徵于趙君。有不誣者。君官級浸高。凡百副其才。而持身謹慎。悅禮樂。熟詩書。見稱鄉國。徵于今之選將者。其容不以君為首舉乎。君行當提兵為天子守邊固圉。犬用于南。不疑大丈夫之所樹立方來未既。予茲先拭目矣。故于其行序以送之。

雜記

武選對字二條

武選對字

一文武器業。各有所成。用人之道。當覈其實。我祖  
 宗立法。武官襲職。年及二十。必令比試。弓馬堪中。方  
 支全俸。再比不中。罷職充軍。其總小旗告替。亦要併  
 鎗得勝。纔許收補。若過一輩不併。及輩不中者。革充  
 軍役。當時軍多官少。法令尚嚴。如此。是以管軍人員。  
 莫不閑于武藝。今承平日久。伍符尺籍。消耗大半。而  
 官旗冒濫過之。教場比試之間。徒存故事而已。十數  
 年來。比試不中。發回再比者。幾人。再比不中。罷職充

軍者。幾人。強不能挽。重不能持。鳴鑼雙收。多出姑息。  
 其在外省。併鎗之為故事。抑又可知矣。南方衛分。又  
 有父子祖孫。未曾併鎗。仍冒旗役者。遇蒙征調。報功  
 陞職。往往皆是。蓋緣功次本冊。祇開旗役。不分已未  
 併鎗。該部無由稽查故也。今後合無行移內外監比  
 官。將本部送到教場比試。官舍嚴加閱視。走馬跳澗。  
 射箭使鎗。俱要一一便利。方作雙收。單收一不中度。  
 送回本部。遵照 太宗皇帝聖諭施行。及行各省鎮  
 巡官處。查出各衛未曾併鎗旗役。照例俱革為軍。先

年有冒役功陞職事亦就查革百戶准作實授總旗  
 總旗准作實授小旗功陞多者准此遞減一級若總  
 小旗弟男子姪補替須在十年之內方纔聽其告併  
 併不中者即充軍役本都司仍將併過旗役姓名造  
 冊繳部使報功陞官之日所司得于查考如此庶幾  
 世廕之子知尚弓馬而于 祖宗良法美意求才覈  
 實之道亦不至墜失也。

一國家制律以警有位懲艾之典不分文武伏觀大  
 明律文武官犯私罪條目輕重各有攸歸若軍官私  
 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叙用該罷職  
 不叙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理遠近發各衛  
 充軍 祖宗之制未嘗不與律文職者相等而近來  
 事例過于寬貸有犯監守常人盜受財枉法滿貫律  
 該絞斬者止發邊方立功監守常人盜枉法不滿貫  
 與求索科斂誑騙計贓滿貫問該流罪減至杖一百  
 徒三年者俱運炭納米還職夫文職犯該賊私雖在  
 有不能盡行法者  
 絲毫罔不革職枉法滿貫亦必充軍而于此輩獨寬  
 之以必貸之條示之以可解之路刑罰失中恐非國

家制律初意其犯該竊盜掏摸盜官畜產向晝搶奪  
姦宿軍妻行止有虧者俱發爲民此例之行雖若足  
以懲惡然其子孫卽得承襲是其職事特舉此遣彼  
有爲民之名無罷職之實彼亦何所介意軍職降級  
調衛者本犯存日子孫不得替回原職爲民者罪本  
重于降調却反得承襲揆之事理亦有未宜今後合  
無本部會同法司從長計議軍職有犯除公罪及真  
犯死罪并本條各有正律外其餘所犯但係賊私俱  
依各例律條該答者附過收贖該杖者贖罪解去見

任各降一級于原衛所帶俸差操犯該姦盜等項行  
止有虧敗倫傷化者照今例發回原籍爲民無原籍  
者于本衛所隨住仍照畏罪脫逃舊例候身終之日  
及年六十方許子孫承襲原職若犯監守常人盜產  
庫錢糧受財枉法不滿貫夜竊盜掏摸盜官畜產搶  
奪哄嚇略誘掠賣詐欺誑騙拐帶求索科歛詐僞該  
徒流者不必贖罪俱照地理遠近發各衛所充軍其  
賊至滿貫該斬者若各人祖父係開國靖難功臣許  
令子孫襲受原職若係近年新陞者各降一級如此



庶幾世祿之家有所懲艾。法令克一。名器以重。而不  
檢者。自不敢輕于蹈罪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